

0

这就权且作为，我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吧。

1

不知为何，我记得很多自己非常年幼时的事情。我记得：

- 五岁以前，我总是热烈拥护着“规则”。比如，一家人分饼吃，分给我的那一块掉到了地上，我一定不会接受家人把另外一块饼给我吃，因为在我眼中，掉到地上的那块饼——也就是分给我的那块饼，和其它的没有分给我的饼，是不一样的。只有那一块饼应该被我吃掉，而其它的饼都不应该。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因为想吃饼，但是又绝对不接受本来不是分给了我的饼，难过得哭起来的事情。
- 家人，还有幼儿园的老师，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发出我认为是“不耐烦”和“不能理解”的信号，或许是因为我坚持“规则”，或许是因为我总是把别人随口说的吓人话和骗人的话完全当真，或许是因为我每天一定会由于以上两种原因而哭至少一次的铁律。
- 一次我一直都哭，说什么也不听，妈妈觉得不耐烦了，把我抱起来放到家门外然后关上了门（那是防盗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慌，我脑子里面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让我进到那扇门里面去！我尽可能地大声哭喊、用尽最大的力气砸门，那几十秒的挣扎在我的小脑瓜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记得，就是在那次我最终进入家门的时候，我学会了父母叫我不哭我就不哭——无论我心里有多委屈。

后来我开始明白那些饼之间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但是一包作为礼物的牛肉干和一包牛肉干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我终于没能够明白，**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我总是看着别人的脸色，害怕着任何负面的表达，却从不明白：如果我面前的那无数个我叫得出名字或者叫不出名字的存在中有一个人从此刻开始不再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天并不会塌下来；更没有想过，一个人眼中的好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眼中的坏。

我只是在盲从着一切的指示。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或许只是因为害怕被关在那扇翠绿的防盗门外才如此。

2

上了小学，因为听话，我成为了同学眼中那个可靠的老班长，老师眼中可靠的好帮手。老师总喜欢把组织的工作交给我做，课堂纪律（包括老师还在教室里的时候，因为有的老师管不住！😏 × ∞）也让我去管。我穿着校服，学生的身份在那里，不可能吼得住那一教室同学的，可我还是去做了老师叫我做的事情，我上课的时候经常一遍一遍地叫周围同学不要讲话（反正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因为同学们太吵了），到了最后我只有在语文老师（最严厉的那个老师）的课上能够听课或者做自己的事情的。安排我组织大家做什么事情，同学只顾自己方便、对我置之不理，但我每次都会独自把老师让我组织同学们去做的事情自己做完。

委屈？——有的，而且很多。但我并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不知道我可以拒绝老师对我的要求，因为他们很擅长某套似乎被称为“道德绑架”的玩意，而且这似乎往往被视为德育的一部分。

我很庆幸我会弹钢琴。尽管整日整夜地烦恼着，弹琴的时候我却仿佛到达了世外桃源。每天弹琴的那三个小时，是整个六年级下学期，我在一天里唯一能够感受到“开心”的时光。我心里十分清楚，那是那些日子里我没有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原因。

逃走，大抵是我为了结束那样的生活所能够做出的唯一的选择。

逃走了，离开了那个令我窒息的群体，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吧。

3

幸运的是，我升初中的那一年成外扩招了，我以垫底的成绩进入了成外，然后莫名其妙地（可能是因为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非常难得地勤奋了一把，自学完了初中的英语语法？）进入了英高班。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没有人是会认真为我着想的。但是我感觉到她是值得信任的。三年间，**她在我的生活中所扮演的，就是“母亲”的角色。**——任何时候我感觉累了，在她面前我可以没有顾忌地倾吐苦水，寻求帮助。

24班的空气也很令人舒适。没有人要求我一定要“让同学们做得怎么样”，我仅仅只是需要做一些诸如记录、收集、整理之类的事情，接触到的同学和老师基本都很配合的（除了做社会实践的时候与德育处的老师相处我觉得并不是非常愉快）。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再轻松不过了。我感觉24班的同学有一种我早已经觉得十分陌生的善良和单纯，看问题也不似我来到成外之前见过的绝大部分人那么肤浅和表面。美美老师说，这里的同学，都是有教养的人。

4

主要是因为机缘巧合，接触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后，我最终选择了竞赛。那时候我只是纯粹觉得竞赛对于我而言会是一条相对轻松的道路。后来，走着，走着，才觉得那些风景真的是令人流连呀。

我哭过，累过，怀疑过；也笑过，爱过，收获过。

一路上，遇见过的人和事，远比终点要重要。相对于整个学生时代，两年几乎可以说很短；但是两年间对于数学之美的体验，与人相处时产生的感受，却不可能从“学而思网课”或者“网易公开课”中学到。

5

我第一次明白事情有点不对头，是高一上学期开学前几天，我开始睡不着觉了。总是觉得很困倦，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但是也无法入眠。

终于在开学那天去了医院，拿了一些辅助睡眠的药。之后晚上能够睡着了，但是白天依旧精神很差，完全没法活动，就一直在床上躺着。之后的医生开了一些舍曲林（一种抗抑郁的药），吃了之后我觉得好多了，过几天就回了学校。

在学校里面情绪波动很大，我怕自己做出过激的行为，所以情绪一上来我就请假回家。9，10月我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家里。

几个月间，我经历了加药量、减药量、加药量的反复横跳 😞，也因为药物副作用饱受折磨（辅助睡眠的药让我白天很难集中注意力，过量的舍曲林使我情绪暴躁）。还好，一切没有变得更糟。

我的状态逐渐稳定下来了。

6

初一刚刚入学时，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全都是会拿着别人的隐私到处宣扬并以此为乐的人，所以我总是害怕和别人说话。我体会得太深了，让别人知道任何的关于自己的事情，就是给了他们伤害自己的武器。

所以，在食堂和24班的女生们坐在一起，我“不小心没忍住”（在我看来是）说了几句关于自己的处境的话时，竟然有人会在听完之后表达同情，有人建议我可以怎么做（我记得桐桐，宗美都对我有过这种表达）！我震惊不已！我记得我的眼睛跟进沙子了似的，但是眼泪没有流下来：我想那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如何流下不是因为委屈而涌出的泪水。

每当想起那一幕，我的心总是感到撕裂了似的疼痛。我常常忘记，世界上，是有不同于深深刻在我记忆中的那些人的存在的。尽管我无缘与他们走近，那一瞬间的接触带来的感动，已经使我倍感鼓舞。

7

在一个总人数不超过11人的小团体里面学习竞赛，团体内部是不可能存在很疏远的关系的。所以，尽管我没有刻意去和同学拉近关系（我唯一的努力就是尝试去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和每个同学也都算得上是“熟识”了。

2018年12月的一天，我因为眼睛疼去看眼科，医生说是视疲劳，没有药可以治的，只能多休息。那时候我在竞赛上的进展也不甚满意，产生了干脆退役的念头。我和一个学长聊了这件事情（就在讲完一道题之后随意地提起了话题），我的口气

很随意，事实上我的心情也很随意，但是他的脸和与语气却告诉了我：他非常在意我带来的这个消息，并且因为我可能面临退役而感到非常难过。

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觉得难过。如果是他自己面对这样的处境还好说些——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情愿偏执于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但是面对这样的处境的人是我。况且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难过的，对于我来说，退役前后的变化，不过就是生活会面对的事情要更无聊一些，早上赖床的时间会更少一些，仅此而已。我既不能理解他对OI的那份纯粹的热爱，也不能理解那种推己及人的情绪反应方式。对于我而言，我和我的父母、同学之间所有的就只是伦理和道德的联系，我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但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痛苦的体验和基于此产生的同情，而仅仅只是因为我相信我应该如此。那份信念就是我相信我应该继续存在于世的原因。（贝多芬耳聋后致韦格勒书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在能够完成善的行为时就不该死去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于我自己的处决。）

我尝过太多的痛苦——自己的或者他人的，以至于我早就学会了，不再试图去体会自己的感受，也不再试图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这样，就没有痛苦了罢。

所幸，后来我在OI路上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学长一样。在他们的影响下，我逐渐地、尽管十分笨拙地，学着去感受“感受”了（而不仅仅是从逻辑和伦理的角度思考事件）。也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们是可以信任的朋友”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学着喜欢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了。

并且，在一段很长很艰难的斗争之后，我想我可以说：我已经战胜了脑海里总是对着幼年的我表达厌烦的大人们的形象。现在我可以非常坚定地说出这句话：你是可

爱的，我爱你，zhonyuwei。

8

社会或许是丑恶的，但是自从我知道尤瓦尔·赫拉利（简史三部曲的作者）的存在的那一天起，我不会对这个世界绝望。

我确信，这世界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东西的。我的视角所见远远不能代表这个世界的全部——如同平面和空间的关系：世界是由无限多个这样的视角所见复合而成的。

This is not the end.